

今日俄语：正音法、正写法领域的变化和问题

——《今日俄语》系列研究之四

张会森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语言交际通过两种形式: 口头与书面。口头交际存在读音是否正确, 是否合乎正音法 (орфоэпия) 规范的问题, 而书面交际则有是否符合正写法 (орфография) 规则的问题。这些年来, 我国俄语教学中似乎对这两方面重视不够, 其实对于以教学标准俄语为已任的俄语教学来说, 正音法和正写法十分重要。本文观察了当代俄语中正音法与正写法领域一些的重大变化和问题。

关键词: 今日俄语; 读音规范; 正写法

中图分类号: H354 **文献标识码:** A

1 读音规范方面的重大变化

1.1 с'с' > сс'

现在来观察当代俄语语音、正音法领域的变化和问题。这里要区分语音学 (фонетика) 和正音法 (орфоэпия), 语音学确定一种语言音位 (фонема) 的组成和音位在不同位置上的体现, 而正音法则研究标准语读音规范的演变并提出读音规则的建议。在语言的三大要素中, 语音变化极为缓慢。基本音位数目会千百年不变, 而读音规范也会持续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但变化是肯定的。例如反身动词尾缀 -ся/-сь, 按照旧的莫斯科读音法要把 [с'] 读成硬辅音 [с], 如 боюсь (害怕) — бою [с], мойся (洗手吧) — мой [са]。整个 19 世纪到 20 世纪 20 年代 -ся/-сь 一直是硬读。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软读。1954 年, 阿瓦涅索夫 (Аванесов) 在其所著《Рус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一书中指出: “在现代俄语中……存在硬软两种读法。” 1978 年, 戈尔巴乔维奇 (Горбачевич) 在其所著《Нор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一书中则宣告: “现在反身语气词 -ся/-сь 硬读还是软读的竞争实际上以软读的胜利而告终。” (Горбачевич 1978:139) 而 -ся/-сь 读音规范的演变史乃是俄语读音规范向音字 (母) 吻合的方向发展的历史。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当代俄语语音领域发生的一个积极变化过程: 软音前辅音软化现象的消失。

按照传统的莫斯科读音规范，相邻辅音要发生软音同化或联音同化，即两个辅音联缀时，如后一个辅音为软辅音，那么其前的辅音也要软化，如 *две* 这个词，*в'* 是软辅音，那么其前面的 *д* 也要读成软音，即 [д'в']е。又如：*киргиз* > ки[р'г']из, *толщина* > то[л'щ']ина, *по любви* > по лю[б'в']и, *бензин* > бе[н'з']ин, 等等。这个过程可以格式化为 **с'с'>с'с'**。这个过程在古俄语中即已发生，所谓逆向软音化（регрессивная ассимиляция по мягкости）。到了 19 世纪，这个过程进一步发展：唇音及（部分情况下）前齿音在所有的软辅音之前都要软化。而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了 **с'с'>сс'**，即软辅音前的硬辅音回归原质，不再软化。阿瓦涅索夫在《Рус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一书 1972 年版中就曾指出：“俄语语音系统的最显著变化之一，就是相邻软辅音受软化现象的缩减。”（Аванесов 1972: 187）这个 **с'с'>сс'** 过程，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达到鼎盛时期，逐渐涉及所有处于各种软辅音前的硬辅音。不过这个过程还没有彻底完结，因为今天的俄语读音规范基本上还容许 **с'с'** 与 **сс'** 两种读法，还没有发展到只容许读 **сс'** 的地步。例如：今天 *ловкий* 可读 ло[ф]кий，也可读 ло[ф']кий, *консервы* > ко[н]сервы 与 ко[н']сервы, *партия* > па[р]тия 与 па[р']тия, *громкий* > гро[м]кий 与 гро[м']кий 等等。当然，[сс']读法比[с'с']读法更有生命力。

近年来俄罗斯科学院俄语研究所出版了集体著述《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Актив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отв. редактор Л. П. Крысин)，其中第三部分为《Актив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фонетике и орфографии》，这部分为 271—414 页，其中 271—374 页对这一过程有十分细致的描写。

这个过程反映出了现代俄语读音规范进一步向着音/字母吻合（按字母本身的发音）的方向发展，也即读音与字母本身的发音相吻合的方向发展，而这正是俄语读音规范发展的基本趋势。（Горбачевич 1978: 138）

1.2 чн 的读音：由[шн]回归[чн]的过程可算完成

按着莫斯科读音规范，书写上的 -чн- 要读成 [шн]。如 *яблочный*, *фабричный*, *копеечный*, *молочный* 等词，都要读 ябл[шн]ый, фабр[шн]ый, колее[шн]ый, моло[шн]ый。须知 17 世纪时，这些词甚至就写成 *шный*，19 世纪时，[шн] 的读法仍较常见。虽然 чн- 读成 [шн] 这种读法逐渐没落，逐步让位于书写一致的读音；乌沙科夫（Ушаков）编《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仍建议 *беспорядочный*, *взяточный*, *беспроволочный* 等词的 чн 读 [шн]。这种读法在 20 世纪下半叶就彻底陈旧了（Горбачевич 1984: 179）。新生的 [чн] 读法战胜 [шн] 这种旧莫斯科读音。

戈尔巴乔维齐（1984: 179）写道：“不过这方面有几个词，当代正音法参考书仍建议按旧的 [шн] 发音。这几个词是：коне[шн]о (конечно), ску[шн]о (скучно), нарошно (нарочно), яи[шн]ица (яичница), скворе[шн]ик (скворечник), деви[шн]ик (девичник), оче[шн]ик (очечник), праче[шн]ая (прачечная), пустя[шн]ый (пустячный)。此外，个别女性父称也保留着旧莫斯科读音：Ильини[шн]а, Никити[шн]а, 等等。”

戈尔巴乔维齐本人虽倾向于读 коне[шн]о, ску[шн]о, наро[шн]о, 但他认识到语音演变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他预言：“有理由期待将来这些词也必将确定 [чн] 的读音。”（Горбачевич 1984: 179）

果然，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按 2007 年版什维多娃（Шведова）主编《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只有 конечно, нарочно 还注出 коне[шн]о, наро[шн]о 的读音，而形容词 нарочный, скучный, пустячный 以及副词 скучно，都不再读 [шн] 了，[шн] 归向 [чн]，这个长达二百年的读音统一过程今天可以说完成了。

2 关于重音位置的变化

2.1 无论对外国人还是俄罗斯人，重音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大家知道，有些语言中词的重音是固定的（ударение фиксированное），永远不动。试举些实证。捷克、匈牙利语词的重音都是在词的第一音节，如 Пётр, Прага, чардаш, робот；亚美尼亚语、塔吉克语词的重音则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如 Ереван, Душанбе；在波兰语中，词重音则落在倒数第二音节，如 Варшава, Краков, шляхта。而俄语词的重音则不然，属自由型（свободное ударение），哪个音节上都可能有重音，试比较：битва, свобода, голова。不仅如此，同一词的词形变化时，重音也可能移动，这就是俄语重音的第二个特点：移动性（подвижность）。例如 борода — бороды, бородё, 但 бороду, 单数为 борода, 重音在最后一音节，而复数时却复数一格为 бороды, 复数二格又变为 борóд, 复数三格、五格、六格又变为 борода́м, борода́ми, о борода́х。尽管在俄语重音自由性和移动性的万花镜中，学者们归纳出一定的规律（例如带 вы- 的完成体动词重音都在前缀 вы- 上，带后缀 -ист 的名词重音都在 -ист 上，如 фонетист, марксист, русист, 凡阳性名词加 -ка 构成表女人的阴性名词时，重音不变：марксист — марксистка, 等等），但大量的词难以归成类。原有的旧词不说，年年月月产生的新词，特别是外来词，重音位置在哪里？如此种种，就增加了掌握正确读音的困难。不仅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感到俄语重音难以掌握，就是俄罗斯人也经常出错。因此，俄语重音的规范问题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从乌沙科夫主编的《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到苏联解体，语言学界对词的重音做了大量的规范工作，可以在各种词典、手册中查询正确的重音。但词的重音规范，和语法规则一样，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社会因素和语言内部发展规律的作用，标准重音也会变化。例如普希金时代，读 музýка（音乐），засýха（旱灾），20 世纪到今天都读 мýзыка, зáсуха，普希金时代读 запáсный（后备的），завóдский（工厂的），20 世纪则读 запáснóй, заводскóй, 等等。

近 20 年来，由于语言的“大众化”及“自由化”思潮的涌动，俄语在读音规范方面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近些年俄罗斯出现了若干观察某些词重音变化，涉及新时期读音规范的问题的文章。例如著名修辞学家西罗金尼娜（Сиротинина）（2003）指出，现在有些词的重音发生了异动，与过去正音法或重音词典规定不符。她认为：在当代条件下完全有必要重新修订早先出版的重音词典、正音词典等工具书，重新确定读音规范。她举 обеспечение 一词为例。过去的重音是在词的中部 е 上：обеспéчение（试比较动词不定式 обеспéчить），20 世纪末、21 世纪初广泛流行 обеспéчение 这种读法。首先，обеспéчение 这种读法流传很广，符合确立规范的一个重要条件：“使用的广泛性”，电视、广播中常见；其次，这种重音读法为普京（Путин）等政要以及很多高层次文化人士所接受；最后，обеспéчение 这种重音符合俄语语音系统；大量动名词重音在 -éние 上，如 учéние, стремлéние, получéние, рассмóтрéние 等等，обеспéчение 这种重音体现了“类同原则”（принцип аналогии）。обеспéчение 这种读法至少可以和原来的 обеспéчение（不定式 обеспéчить）并存。2007 年《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Н. Ю. Шведова 主编）注出了 обеспéчение 和 обеспéчение 两种读法。

西罗金尼娜还肯定了 до́говор 可以和 договóр 并存。因为重音的不同起着区分词义的作用：договóр—条约，до́говор—合同，契约。

由于是常用词，договор 的重音问题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其实，上世纪 30—40 年代出版的著名的乌沙科夫四卷本《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до́говор 就已存在，但被注为“俗语读法”（просторечное），即非标准语读法。后来，在上世纪后半，奥热果夫（Ожегов）编《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以及 Аванесов 主编之《Орфоэп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中, до́говор 被认为是准标准语的“日常口语用法”(разговорное), 或“可允许的读法”(допустимое), 科雷辛(Крысин)(2010)更倾向于 договóр, 即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

йогурт(酸乳)一词重音位置的变化也很有意思: 过去这个词重音一直是在最后一音节: йогúрт。近十多年来, 由于受英语影响, 开始被读成 йóгурт。新近出版的词典(跟过去的辞书不同)肯定了 йóгурт 读音是规范的, 而把 йогúрт 读音看成是“陈旧的”(устаревшее)。

2.2 «Актив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一书提供的俄语重音变化, 不少属于读音变体。例如: 在传统重音系统中, 不带前缀的动词的过去时阴性形式重音在词尾, 而中性形式重音在词干上(бралá, далá, звалá, взялá — бралó, далó, звалó, взялó), 而近一二十年, 常可以听到中性形式重音也移往词尾的现象, 如 бралó, далó, звалó。这种重音变迁出现在年纪较轻的俄罗斯人口中。对于这类重音现象, 我们不必过于认真, 客观对待, 静观其变好了。现在语言学界倾向于承认规范存在变体(варианты)。应该指出, 由于重音是口语(устная речь)现象, 一般说比之书面语符号难以规范化。按着语言总的发展趋势, 俄语重音逐渐地, 但缓慢地向着统一化(унификация)方向发展。例如据俄罗斯学者观察, 今天, 不带前缀的反身动词, “其过去时全部形式统一在词尾上这种趋势。已操胜券”(Крысин 2008: 382—383)。试比较: звáться — звалáсь, звалóсь(原规范读法为 звáлось), звали́сь(原规范读法为 звáлись)。不过重音位置统一化过程会相当漫长。

2.3 今天, 有的重音变化具有较大的概括性, 值得我国俄语教学界注意并相应调整教学。我们要讲的是: 有些“前置词+名词间接格”组合, 按着以前的读音规范, 重音落在前置词上(这些组合带有一定的熟语性)。例如:

бéз вести(пропал ...) (杳无音信)
зá руку(抓住手)
дó смерти(……得要命)
день óто дня(逐渐地)
Не на жизнь, а нá смерть(殊死地, 你死我活地)
поднять нá смех(招来嘲笑)
нá ветер бросать(~ деньги 挥霍; ~ слова 食言)
рука óб руку(手拉手)
с глазу нá глаз(面对面地)

过去我做学生时, 就是这么学的。以前, 多少年来, 我们教学时, 特别告诉学生记住这些(类)组合的重音问题。一些语法书、词典, 特别讲到这一点, 作为特例标示出来。某些前置词(до, за, из, на, об, по, под)在与一些名词连用时, 把名词重音“夺”过来,(如 зá бок, зá борт, зá ворот, нá гору, нá зиму, пóд гор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的变革, 前置词不重读现象日益增多。时至 21 世纪的今天, 我们可以减轻负担了: 原则上讲所有前置词重读的地方, 今天都可以不把前置词重读了。例如:

с глазу нá глаз > с глазу на гла́з
Нá ветер слов не бросаю > На вéтер слов не бросаю。(我从不食言。)

“在这些词重音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拒绝例外, 拒绝成语化重音, 所有前置词与实词连用场合都服从于前置词不重读的总的规则。”(Крысин 2008:379)。虽然在一定的时间内, 前置词重读现象仍然存在, 但不重读已成趋势。

3 新的正写法规则：理论与实践

如果说张口碰到正音法问题，那么一动笔写，就有正写法规则问题。

俄语“正写法”（орфография, правописание）包括下述正确书写的规则：1）词或其表义单位（词素）的书写规则（如是写成 заводский 还是 заводской?）；2）词的连写、分写和使用连接符（-）的规则（如应写成 народнопоэтический 抑或是 народно-поэтический?）；3）词的第一字母大小写的规则（如“总统” — президент 该大写开头还是小写开头？又如，在今天的俄罗斯，Бог（上帝），Богородица（圣母），Церковь（教会）等词为何大写开头？4）词的移行规则（如不能只把一个辅音字母留在本行或移至下行：з-авод 不行，得成一音节，可 за-вод，等等。

3.1 新时期，俄语在正写法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此前施行近 50 年，前后印行 20 版的旧的规则汇编（《Правила орфографии и пунктуации》）本身就包含着许多矛盾，且早已不适合新时期语用的需要。

1956 年的《Правила русской орфографии и пунктуации》中的许多正写法规则早已落伍，不符实际了。例如，该著述规定中国人姓名如 Мао Цзэ-дун, Дэн Сяо-пин 这样书写，即名字中间有间隔符“-”，然而中国人姓名书写规则早就不用间隔符了，如 Мао Цзэдун, Дэн Сяопин。又如，该著述规定，资本主义国家名称 республика 小写，而“人民民主国家”名称中的 республика 却大写，试比较：Герман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Германии。苏联解体后，这种体现意识形态的正写规则早已失效，国名中的 республика 均要大写。又如，Доминикан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Южно-Африкан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苏联解体后，东正教恢复了她的正式地位，一些宗教神祇、大事件、基本概念，现在都用 大 写 开 头 ， 如 Господь, Бог, Творец, Богородица, Библия, Евагелие, Рождество, Воскресение Христово, Гроб Господень 等；就连 Церковь, Патриарх 都大写开头了。

（2）新时期出现许多先前没有过的正写法现象，如 бизнес-клуб, 还是 бизнес клуб? 大量新词语的正写法有待确定统一。

（3）苏联解体后，追求“自由”、“摆脱旧的规章束缚”、“显示个性”等社会心理作祟，有意违规写法常见于报刊及其他公从场合，如有家音乐团体故意把自己的名称写成«Аукцион»（按规定应 Аукцион）；作家 Слава Курицын 决定从今以后 20 年内把 мужик 和 жизнь 都写成 мужык, жызнъ.（《Новый мир》，№6, 2001）

3.2 1956 年颁布的《Правила русской орфографии и пунктуации》基本上遵循了这样的原则：复合形容词两部分处于并列关系的，中间用连接符“-”，否则，即主从关系的，连写一起。例如：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гвардия
мясо-молочный комбинат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металлорежущий (<металл режущий)
народн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规则和书写实践，存在着系统性的脱节。举例来说，在这部主张主从关系连写的规则手册中，保留了一些虽组成部分间存在主从关系，但传统上流传下来用连词符分写的复合形容词，如 *народно-поэтический* (< *народная поэзия*), *ло дочно-прокатный* (< *прокат лодок*)，等等。

还有一些词，在不同的辞书里由于遵循的原则不同，提供了不同的、互相矛盾的写法。例如，苏联科学院编印的《Орф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提供的正确写法是：*вод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горно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й*，而同样是苏联科学院系统，但另一些人编写的《Слитно или раздельно?》提供的正确写法是：*вод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горно-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ий*。《Слитно или раздельно?》辞典的编者布克奇娜（Букчина）与卡拉库茨卡雅（Калакуцкая）主张语法形式原则（Формальн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принцип）作为确定复合形容词中间使用连词符“-”即分写的根据（见该词典 2004 年版），从而提出一系列复合形容词的新写法。那就是把很多含主从关系的复合形容词的写法改为加“-”，因为它们的第一部带有后缀，如：*народно-поэтический*，*парашютно-десантский*，*авторско-правовой* 等很多词。但同时与例行规范相悖，某些带有并列关系，只是因为头一部分不带有后缀而连写在一起，如 *нефтегазовый*, *буровзрывной*，等等。但《Слитно или раздельно?》也没有始终一贯地坚持他们主张的语法形式原则，有些词第一部分有后缀，但提供的正确写法仍是按基于语义原则的规则，如 *ложноклассический*，*цельнооформленный*，*холоднопрокатный*，等等。

两部辞书都有自己的原则，但又都屈于传统的力量，那些已经为大家普遍接受，广泛流行的写法，虽违背自己的原则也照收不改了。

3.3 影响正写法改革的不仅有理论上的争议，还有社会心理与错误观念。库兹明娜（Кузьмина）（2008：409）指出：“心理与社会因素。民间的不满（‘种种改革让人厌烦了’）情绪使他们拒绝任何的改变。”20 世纪末，当俄罗斯社会得知科学院俄语所着手修订 1956 年版《Правила орфографии и пунктуации》时就掀起抗议“改革语言”，抗议干预语言，损害俄语的浪潮。

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把语言与文字等同起来，或者认为二者存在直接联系）阻碍着正写法改革。在苏联解体后，曾出现要求恢复十月革命前的字母和写法，废除 1956 年《Правила》的呼声。许多人认为那本《Правила》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产物，应该废除。殊不知《Правила》的方案完全是在十月革命前制定出来的，而且已被资产阶级主持的临时政府批准施行。

语言工作者们早就意识到，要逐步扭转正写法领域的混乱局面。但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改革正写法，绝非易事。这里不只有原则上的争端，还有如何在无视“规则”的社会大环境里顺利实施统一的规则的问题。正写法问题的解决有待俄罗斯上下和广大语言学界共同努力。

3.4 最后我们想指出：语音规范，从现代人的观念来看，比较柔性。例如，“北京”不能写成“北/白，京/津”，但读音上“北京”的读法不那么规范则可以容忍：不同地方的人说起话来带“口音”是难免的事。如有的人可能把“北京”读成“白京”。

因此，俄语读音规范，重音规范，现在倾向于容许有变体。库兹明娜（2003：232）写道：“在读音方面，所谓的严谨发音规范（Аванесов 用语）正在消失，其运作领域正在缩小。广播和电视使言语‘贴近生活’的努力导致拒绝播音员的专业读音。”在电视和广播中时常听到 *щас* (< *сейчас*)，*тыща* (< *тысяча*) 等日常口语甚至俗语的读音。重音以及读音方面与严谨的读音规范相悖的现象相当普遍。这跟我国国内的情况何其相似。在我国，电视、广播言

语中方言土语读音日见增多，地方的口音自由体现，东北腔、四川腔、港腔……日日在耳，普通话的读音规则已不那么恪守了。

但正写法规则属刚性规范，往往带有社会必须遵守的规定性。近些年来，ё的写法引起广泛的关注。按传统规范，可写ё，也可用е代替，出版界也是这样规定。但本该ё处写е，会造成理解上的错误，甚至引出法律问题。如本姓 Ёлкин, Королёв, Хрущёв...如印成/写成 Елкин, Королев, Хрущев... 就可能造成麻烦。一位作家讲了这么一段故事，他祖父临终留下一笔遗产，本姓 Ёлкин, 但护照上印成 Елкин, 领办遗产时法院因非 Ёлкин 而拒判。有位作家，其姓不是人们熟知的 Семёнов, 而是 Семенов.可见 е 和 ё 要区别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书写/印刷上恢复ё。这种人甚至有了名称叫 ёфикатор, 还成立了 Союз ёфикаторов, 他们认为: Вместо ё печатать е —100% ошибка! 俄罗斯科学院正写法委员会主席洛帕金 (Лопатин) 说: 新版科学院«Правила русской орфографии и пунктуации»中建议姓氏的 ё 用 ё, 而不用 е。今后再版时就不是建议, 而是规定了。

参考文献

- [1]Аванесов Р. И. Русск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М].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72.
- [2]Букчина Б. З., Калакуцкая Л. П. Слитно или раздельно? [М].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3.
- [3]Валгина Н. С. Актив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М]. Москва: Логос, 2003.
- [4]Горбачевич К. О.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рошлое, настоящее, будущее[М].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84.
- [5]Горбачевич К. О. Нор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М].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78.
- [6]Крысин А. П.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Актив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М].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08.
- [7]Крысин Л. Л. Вселенная в алфавитном порядке[N]. Учительская газета, 02 09 2010.
- [8]Кузьмина С.М. Проблемы нормирования орфографии и орфоэп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A].// Русистика на пороге XXI века: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С]. Москва: ИРЯ РАН, 2003.
- [9]Лопатин В. В. Прописная буква в орф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словаре общего типа[A].//Словарь и культура русской речи[Z].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2001.
- [10]Максимова В. И.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М]. Москва: Гардарики, 2003.
- [11]Маслов Ю. С.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М].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7.
- [12]Ожегов С.И., Шведова Н.Ю.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Москва: ИТИ ТЕХНОЛОГИЯ, 2003.
- [13]Правила русской орфографии и пунктуации[М].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56.
- [14]Приключения умляута [J].Смена, 2010, №2.
- [15]Розенталь Д. Э., Теленкова М. А.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Z].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76.
- [16]Сиротинина О. Б. Узуальные нормы и проблемы их кодификации[A].// Русистика на пороге XXI века: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С]. Москва: ИРЯ РАН, 2003.
- [17]Шмелёв А. Д. Орф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нормы и орф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авила[J].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школе, 2009, №9.
- [18]张会森. 现代俄语的变化和发展[М].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Russian for Today: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Orthoepey and Orthography

ZHANG Hui-shen

(Centre for Russia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As a series research IV in Russian for today, the essay expounds the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Orthoepy and orthography and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post soviet union time.

Key words: Russian for today; orthoepy; orthography

基金项目: 本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苏联时期俄语研究”(10BYY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会森(1933—),男,祖籍河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修辞学,语法学。

收稿日期: 2010-12-05

[责任编辑: 叶其松]